

一個坐「賓士」的女人

(三幕現代社會倫理寫實劇場)

舞台劇劇本佳作 陳明英



陳明英
民國二十年十月一日生
江西省贛縣人
江西省立贛縣女子高中畢業
經歷/
金陵女中圖書館員
明志工專圖書館員
婦女月刊特約編輯
現職/家庭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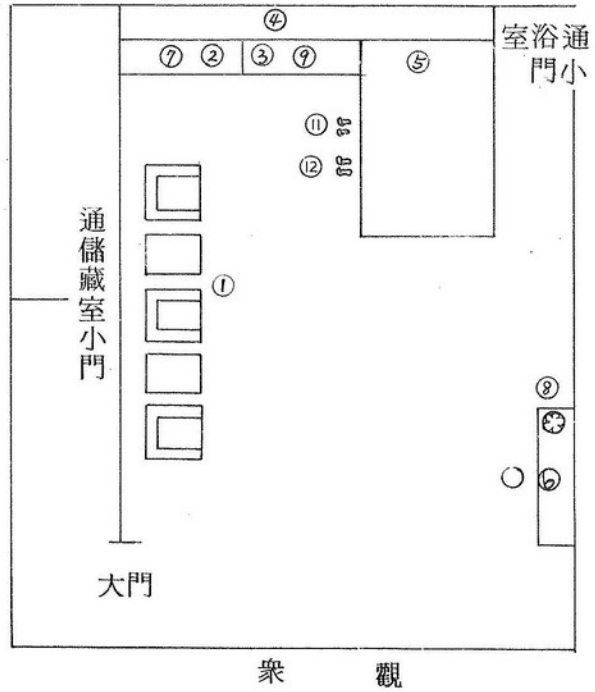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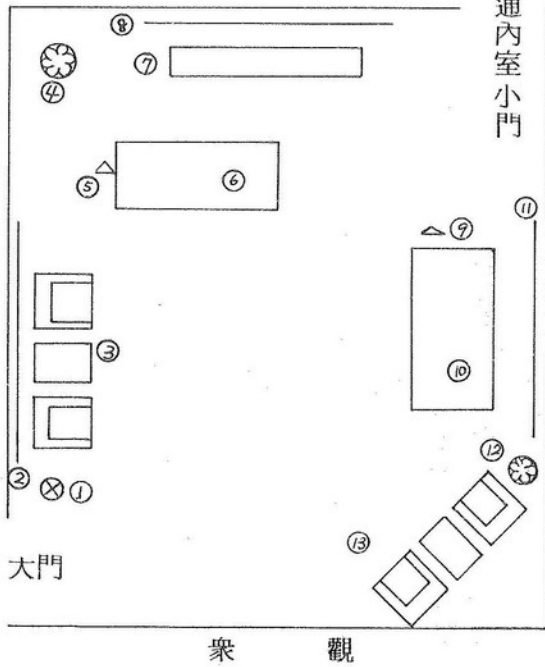
作品/
中央日報兒童週刊童話寓言
台中市兒童天地—談作文
婦女月刊專訪
香港新聞天地雜文
香港旅行雜誌遊記報導
台視「週三劇場」劇本五集
中視「八號分機」劇本三集

舞台平面圖

第一幕 舞台平面圖

說明：

- ① 衣帽架
- ② ⑪ 窗簾
- ③ ⑬ 沙發和茶几
- ④ 高架蘭花
- ⑤ ⑨ 工作燈
- ⑥ ⑩ 畫桌及椅
- ⑦ 書櫃
- ⑧ 橫幅(字畫)
- ⑫ 室內觀葉植物



第二幕 舞台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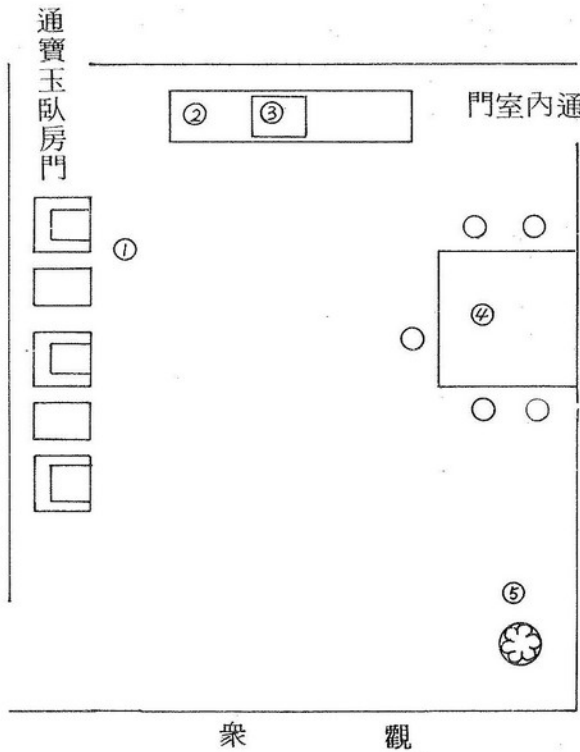
說明：

- ① 沙發及茶几
- ② ③ 矮櫃
- ④ 壁櫥
- ⑤ 雙人床
- ⑥ 梳妝台及椅
- ⑦ ⑧ 花瓶及插花
- ⑨ 床頭燈
- ⑩ 衣帽架
- ⑪ ⑫ 男女拖鞋
- ⑬ 通浴室小門

第三幕 舞台平面圖

說明：

- ① 籐椅及茶几
- ② 木製書架
- ③ 電視
- ④ 餐桌及圓櫈
- ⑤ 室內植物



時間

現代。故事發生在下午五點至翌日凌晨之間。

地點

台北

人物

許幸枝：女，二十五歲，國中畢業，聰慧漂亮的女孩子，為家計淪為舞女和交際花。

許寶玉：女，三十二歲，幸枝姐，形體臃腫，表情遲鈍的精神病人。

許昌龍：男，三十歲，專科畢業，進出口貿易的商人，金錢至上的人，幸枝的大哥。

許昌祥：男，二十八歲，高中畢業，頗為成功的成衣商人，貪鄙，幸枝的二哥。

王美麗：女，三十一歲，昌龍的妻子，高中畢業，愚蠢庸俗的女人。

林嘉音：女，二十五歲，商職畢業，昌祥的妻子，精打細算的厲害角色。

許母：六十五歲，身材適中，但由於操勞過度，頗有未老先衰之勢，堅強固執，典型的中國主婦。

莊伯和：男，六十歲，退休教師以教授書法和繪畫為消遣，有傳統的知識份子氣質和風度，文雅而剛毅不阿。

莊憲宏：男，二十七歲，伯和獨子，頗為自負的新聞記者，許幸枝的追求者。

王昭男：男，五十五歲，李氏貿易公司的總經理，一個靠岳家發達的宦門之後。是一個高級知識份子，處在

新舊夾縫中的無奈者，許幸枝的情夫。

李如雪：女，四十多歲，拜金者，自私庸俗，李氏貿易公司的董事長，王昭男之妻。

小吳：男，約三十歲，機伶、善於察顏觀色的現代青年，李氏貿易公司的司機。

陳瑞明：男，二十一歲，美術系的大學生，天真熱情全身是勁。

場景

第一幕：莊家畫室，簡樸高雅，除了文房四寶外，主要的擺設即為國畫、字軸和蘭花。主要色調乳白和咖啡色系統。

第二幕：許幸枝的香閨，陳設雖至簡單，由於是桃紅色系統，也頗有溫柔浪漫的氣氛。

第三幕：許家客廳，破舊的傢俱，灰藍的色調，但並不髒亂，頗能在拙樸中顯出堅毅來。客廳正中一幅橫幅「陋室銘」，使人一見而知這是一個在與貧窮疾病抗爭的家庭。

第一幕

時間：一個初冬的下午五點

地點：莊伯和畫室

人物：

莊伯和，簡稱和

莊憲宏，簡稱宏

許幸枝，簡稱枝

小吳，簡稱吳

陳瑞明，簡稱明

（畫室佈置簡單雅潔，除了兩邊所放置的頗有古意的原木本色的坐椅以外，只有兩張大型的畫桌，畫桌上放置着宣紙和丹青畫筆等。最引人注目的是正對着觀眾的牆上正中掛了一幅山水，兩邊是一幅吳敬恒所作的嘲諷對聯，上聯：「大學堂，小學堂，不大不小中學堂，學懶學惰，學成生人鬼」；下聯「東教習，西教習，不東不西華教習，教驕教傲，教出無父母君。」舞台的左上角高几上放了一盆國蘭。右邊近門邊有一盞落地大枱燈。米黃色的傢俱，奶油色的牆壁，茶色的窗簾，淺咖啡色的地毯。氣氛寧靜幽雅，隱隱地內室有如行雲流水的胡琴聲傳出。一看即知這是一間真正的畫室，向非以營利為目的的繪畫補習班。）

（幕啓時，許幸枝正在畫着一幅山水畫，莊憲宏則繞在許幸枝前前後後，彷彿在傾訴什麼，要求什麼，原來他是在求婚。許幸枝却一付半推半就，若即若離的姿態，顯然地二人感情並不尋常。）

（許幸枝穿着一件雪白的絲質上衣，淺咖啡色的西式窄裙，黑色高跟鞋，薄施脂粉，長髮攏在腦後梳成一個髻，除了一對K金耳環，就是左手腕上一隻高級的金錶，出落得華貴大方，清新漂亮。）

（莊憲宏穿着牛仔褲，小翻領的針織運動衫，瀟灑中透着幾分野性，正是一個朝氣勃勃的青年。）

（進門的椅子上放着許幸枝的風衣和皮包，另一邊椅子上則放着莊憲宏的夾克，和他的專業的二架照相機，因為他是新聞記者，由於職業的關係，他進出，無論走到那裡都帶着他的兩架相機，一架標準鏡頭，一架裝的是變焦鏡頭，都裝了閃光燈和連拍器。）

(胡琴聲若隱若現的自室內悠悠的傳出來。)

(許幸枝放下畫筆，拿起自己的作品白紙上已畫了一座遠山，左下角正在畫着一棵蒼松，許幸枝將畫紙提起，伸直了右手，左手扶着畫紙下端，側着頭作品賞狀。)

枝：喂，憲宏，你看我的松樹畫得好不好？

(莊憲宏看也不看畫紙，焦急的。)

宏：不好！

枝：真的？等我畫好了，你就會說果然名師出高徒了。

宏：喂，我跟你講了半天的話，你聽見了沒有？

(許幸枝放下畫紙，繼續畫畫。)

枝：聽見了呀！

宏：那你回答我呀！

枝：回答什麼？

(莊憲宏着急的奪下她手上的畫筆，將許幸枝拖到舞台中央，斬釘截鐵的，雙手用力的抓緊許幸枝的肩膀。)

宏：我要你嫁給我。

(許幸枝閃開莊憲宏逼視的眼光，作欲掙脫狀。)

(莊憲宏情感地。)

宏：幸枝，嫁給我。

(許幸枝掙脫了莊憲宏的雙手，退後一步，困惑地，矛盾地。)

枝：你向我求婚？

宏：是的，我們認識已經很久了。

枝：多久？

宏：至少有五六個月吧！

枝：你除了知道我是個坐「賓士」的女人以外，你還了解我多少？

宏：我不管那許多。

枝：原來你是理想主義的浪漫派，還是浪漫主義的理想派？

宏：我求你，別顧左右而言他。

枝：你真的愛我？

宏：要我發誓？

枝：不用。

宏：你答應了？

枝：沒有。

宏：為什麼？

枝：我們現在這樣不是很好嗎？

宏：不好。

枝：我不懂。

宏：我們都到了該結婚的年紀了。

枝：結婚還有什麼該不該？

宏：戀愛了當然就要結婚呀！

枝：你對婚姻那麼有信心？

宏：啊，我的天啦，你好像吃了婚姻多少苦頭似的。

枝：如果結了婚又要離婚，那又何必結婚？

宏：我們還沒有結婚，你怎麼知道將來會離婚？

枝：我只是說人生固然要結婚，但是不結婚也沒有什麼不好。

宏：啊，我明白了，你是嫌我家，我的老爸只是一個退休的教書匠，兩袖清風；不像你的老爸，買不起「賓士」。

（許幸枝別過臉去，痛苦的。）

枝：你明知我不是這個意思。

宏：那——

（莊憲宏步步近逼。）

（許幸枝步步後退。）

宏：我不夠帥？

枝：不是。

宏：我的學歷不夠？

枝：不是。

宏：你不喜歡我的職業？

枝：不是。

宏：我的人格卑鄙？

枝：不是。

宏：我的個性懦弱？

枝：不是。

宏：我的脾氣粗暴？

枝：不是。

宏：我對你不夠尊重？

枝：不是。

宏：你怕將來我養不活你？

枝：不是。

（莊憲宏着急、困惑，眼為動氣地。）

宏：你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究竟是為什麼？

（許幸枝沈吟不答。）

宏：莫非是你根本就不愛我？

（許幸枝痛苦而感情地。）

枝：你冤枉我。

宏：難道你不希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有一個愛你，你也愛他的伴侶，有幾個可愛的孩子？

（許幸枝壓抑着自己的感情，故作平淡的。）

枝：我們談點別的好不好？我們的第一部藝術電影「蒙娜麗莎」你看了嗎？

宏：我不喜歡「蒙娜麗莎」。

（許幸枝心中不禁一顫，試探地。）

枝：那你喜歡什麼電影？

宏：我喜歡「光棍添丁」。

（許幸枝鬆了一口氣，故意地。）

枝：真是沒品味，原來你喜歡看熱鬧？

宏：「三個男人和搖籃」，光聽這個片名就趣味無窮。片中那個經過檢驗合格的職業保母，空有一肚子的醫學常識和專業訓練，反不如三個外行的男人有愛心和耐性。

枝：那你在鼓吹「多父制」，還是「多夫制」？

宏：你喜歡「蒙娜麗莎」，是不是表示你贊成女人都可以「人盡可夫」？

（許幸枝臉色略變，馬上又恢復正常，避重就輕地。）

枝：你不覺得納京高唱的那首老歌「蒙娜麗莎」詞曲都美嗎？

宏：去他的納京高「蒙娜麗莎」，我們自己的問題不是更重要嗎？

枝：你不要逼我！

宏：你怎麼老是說我在逼你呢？

枝：你明知道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宏：為什麼？難道你天生的一付鐵石心腸？難道你對我真的一點感覺都沒有嗎？

枝：你真的愛我？

宏：當然。

枝：不在乎我的家庭？

宏：當然。

枝：不在乎我的生世？

宏：當然。

枝：不在乎我的學歷？

宏：當然。

枝：也不在乎我的過去？

宏：誰沒有過去？

枝：將來我老了你還愛我？

宏：當然。

枝：將來我病了、醜了你也還愛我？

宏：當然。我愛的是你，僅僅是你，不是你的家庭，不是你的年輕，更不是你的美麗。

枝：也不是過去的我？

宏：當然。我愛的是現在的你，我要你和我共同來創造我們的未來。我說得夠明白了吧！

（許幸枝懷疑的、堅定的。）

枝：我還是不能答應。

宏：為什麼？

枝：因為我根本就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謂的愛情。

宏：我不懂你的意思。

枝：有很多男人在求婚的時候，說的天花亂墜，海誓山盟一個個都像范倫鐵諾再世，沒有任何條件，什麼都不計較，可是等結了婚以後，什麼都計較。

（莊憲宏一付哭笑不得無奈狀。）

宏：哎呀，我的天啊，你不能够斷章取義，以偏概全呀！

枝：哼，天下烏鴉一般黑。

（莊憲宏着急地伸出雙手抱住許幸枝。）

宏：你對我這樣沒有信心？

（莊伯和一襲藍布長衫、白襪黑皮鞋，戴著一頂咖啡色的鴨舌帽，嘴裡叨着烟斗，右手提着胡琴，左手插在西褲口袋裡。悠然的從裡面出來。）

（莊憲宏許幸枝急忙分開，轉身作迎接狀，恭敬的。）

宏：爸——

枝：老師——

（莊伯和故意裝着沒有看見剛才的情形。）

和：你們在討論什麼？

宏：爸爸，我——

（許幸枝急忙打斷。）

枝：我們在欣賞老師的書法和蘭花。

和：啊！你也喜歡蘭花？

枝：我喜歡蘭花的清香。

（莊憲宏自言自語的。）

宏：馬屁精，附庸風雅。

（許幸枝撒驕的。）

枝：老師，你看憲宏嘛！

和：別理他，他本來就是個俗人。以前他開口閉口不是湯姆瓊斯，就是披頭四；現在一天到晚就是瑪丹娜，我真受不了他。

（莊伯和看看兩人，語重心長似的。）

和：我還真希望他早點結婚哩！

宏：你聽見了吧，老爸就希望我們快點結婚，然後他就好早點把我掃地出門。

枝：那是你的事，與我無關。

（許幸枝回到畫桌前，重新調理筆墨，繼續作畫。）

枝：害得我今天一張畫都還沒有畫好。

和：兒子呀，你到裡面去看看有沒有什麼吃的喝的？

（莊憲宏欲往裡走。）

（莊伯和拉住莊憲宏向他示意別急，忙忙來。）

（莊憲宏下。）

和：你繼續畫，有什麼問題我們待會兒討論。你畫你的，我來拉段胡琴。

枝：好呀，琴棋書畫，那才真是詩情畫意呀！

（莊伯和坐下，調整胡琴，琴聲悠揚悅耳，這是「霸王別姬」中虞姬舞劍的一段。）

（莊憲宏自裡面沖泡了三杯咖啡出來。）

（莊憲宏將一杯咖啡放在莊伯和身邊几上，一杯遞給了作畫中的許幸枝，一杯留給了自己。）

（莊憲宏與許幸枝不約而同為優美的胡琴聲吸引，二人坐在莊伯和的對面，靜靜地欣賞。）

（琴聲突然停止。）

（莊憲宏許幸枝如夢初醒，雙雙鼓掌。）

枝：老師，音樂真是太美了。

（莊伯和放下胡琴，用戲腔的聲音說道。）

和：想俺項羽乎，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驍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枝：真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和：項羽雖然自稱西楚霸王，奈何有勇無謀，落得烏江自刎，偉人也好，英雄也好，也有平凡的一面。

（莊伯和喝盡了杯中的咖啡，走近畫桌前。）

和：怎麼樣？今天的成績如何？

（莊憲宏許幸枝連忘走近前去。）

（莊伯和拿起許幸枝的作品端詳起來，一面對許幸枝說道。）

和：國畫強調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做到以形宗神，形神兼備，由於書畫同源，所以

我們中國人，作文章、寫字、作畫，都要講究四個字：「氣韻生動」。

枝：要怎樣才能「氣韻生動」呢？

和：那就是要有意境，比如你這幅「山水」，國畫山水有幾個基本要求：從山下看山巔叫高遠，從山前窺山後叫深遠，從近山看遠山叫平遠。這是畫山的所謂三遠的境界，這樣畫出來的山才有立體感，才有生命，才有靈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這是國畫跟西畫最大的不同的地方，西畫是寫實的，國畫是寫意的。

枝：怎樣才能達到「氣韻生動」的意境呢？

和：很難也很簡單。

枝：很難，難在那裡？

和：必須要多讀書，而是要詩詞歌賦，諸子百家都要讀，這樣一個人的氣質就自自然然的高雅了；氣質高雅的人，自然意境就提昇了。

枝：那為什麼又說很簡單呢？

和：只要多讀書就好了嘛，不是很簡單嗎？所謂「讀書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宏：爸，我前天去故宮替你拍的幾張齊白石，何不拿出來講給我們聽？

和：我還沒看，不知道你的技術如何？

（莊憲宏站起身取來幻燈機和幾張幻燈片和一個小銀幕，熟練的將一切調整好。）

（許幸枝起身將室內的燈關掉部份，使視內光線減少。莊憲宏打開幻燈機。）

（齊白石的「獨酌」圖映現在銀幕上。）

和：這是齊白石的「獨酌」。

枝：怎麼沒有人呢？

和：這是「獨酌」呀！人已經喝醉回去睡覺了！

（許幸枝開懷大笑。）

宏：這叫做只可神會不可言傳，妙就妙在這意境高人一等。

枝：想不到你還是行家！

宏：虎父怎能冇犬子呢？

枝：好啦，瞧你美啊！

（莊憲宏按下轉動器。）

和：啊，這叫「放牛」。

（齊白石的「放牛」圖映在銀幕上。）

枝：啊，我知道了，牛放走了，所以畫山只留下牽牛的繩子。

和：不錯。

枝：我看過很多畫展，他們的放牛圖，不是圖上有牛，還有牧童哩！就好像我們唱的那首「小放牛」的流行歌一樣，牧童還吹着笛子呢！

和：這就是齊白石不俗的地方。

宏：下面一張更妙，你看。

（銀幕上換成了齊白石的「拜石」圖。）

枝：這是什麼？

和：拜石。

枝：我明白了，怪石前面只留下朝笏和紗帽，意思就是來的人已經拜過了走了？

（小吳上。）

（小吳走到大門邊，在門上敲了幾下。）

（莊憲宏收起幻燈片等。）

（許幸枝打開室內的燈，看見了小吳，點首示意。）

枝：是你？

（許幸枝心虛的走近小吳，輕聲地。）

枝：你怎麼來了，我不是叫你不要來嗎？

吳：總經理叫我來接你。

（許幸枝轉頭對莊家父子。）

枝：老師我回去了！

和：好，你回去吧！

枝：憲宏，再見！

宏：再見，晚上等我電話。

（莊伯和自言自語的。）

和：陳瑞明今天怎麼還不來！

（許幸枝穿上風衣，拿起皮包欲下。）

（陳瑞明急急從外面衝了進來，差點與許幸枝撞個滿懷。）

（陳瑞明一面道歉，一面注視着許幸枝。）

（許幸枝閃開讓陳瑞明進來。）

明：對不起，對不起，許小姐。
枝：沒關係。

（許幸枝下，小吳跟下。）

（陳瑞明是一個在校的美術系學生，話多，動作多，典型的愛出風頭的現代青年。）

（陳瑞明目送許幸枝小吳遠去，始回身走進來。）

明：老師——

和：今天怎麼遲到了。

明：我跟同學去看了一場「蒙娜麗莎」！

（莊憲宏不悅地。）

宏：又是「蒙娜麗莎」！

（陳瑞明不察地。）

明：你也看了？

（莊憲宏不答。）

明：老師，你有沒有看？

和：沒有，我很少看電影。

明：老師，那你最希望過的生活是什麼樣的生活？

和：我最希望的就是可以拿着一本小書、一杯茶，坐在一個小小的角落裡安靜地度過我的一生。

明：還有你的烟斗和胡琴。

（陳瑞明環顧四周。）

明：還有蘭花和這些毛筆。

和：對，這樣的生活多寫意呀！

明：哼，這樣的生活多無聊呀！

和：怎麼會呢？

（陳瑞明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幸災樂禍的。）

明：老師，喂，憲宏，你們知不知道我們這位高貴美麗的許幸枝小姐是幹什麼的？

（莊憲宏緊張起來，注視着陳瑞明。）

（莊伯和平靜的。）

和：她告訴我她是一家貿易公司的秘書。

(陳瑞明不信地。)

明：真的？

和：她自己說的呀！

明：那你們不知道剛才來接她的是什麼人？

和：她家的司機呀。

(陳瑞明若有所思的。)

明：嗯，不錯，可以說是她家的司機，請你們特別注意，我的重點在她家的「家」字——

(莊憲宏快步衝到陳瑞明身邊。)

宏：陳瑞明，你到底想說什麼？

明：瞧你緊張的樣子，莫非你已經愛上了她！

宏：我愛不愛她不關你的事，你到底想說什麼快說！

明：好，我說。那輛「賓士」的主人是一家貿易公司的總經理，她在那家貿易公司工作沒錯，但不是當秘書，而是總經理的外室。我還可以告訴你，她真正的身份是什麼。

宏：是什麼？

明：舞女——

(莊憲宏拉起陳瑞明，揮手就是兩拳。)

(陳瑞明被打得莫明其妙。)

明：你幹嗎打我？

(莊憲宏生氣地。)

宏：你憑什麼胡說八道？

(陳瑞明委曲的。)

明：我胡說八道？

宏：我不信，許幸枝會是這種人！

明：不信，你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嗎？

(莊憲宏習慣的穿上夾克，抓起相機急下。)

(莊伯和、陳瑞明都楞在台上。)

幕落。

第二幕

時間：距第一幕約一小時。

地點：許幸枝臥室。

人物：許幸枝

莊憲宏

王昭男簡稱男

李如雪簡稱雪

小吳

（這是許幸枝的臥室，也是王昭男金屋藏嬌的香閨，室內只有一張雙人床，一只梳妝台，兩只沙發和一個衣櫥。但由於深紅色的地毯，白色的傢俱，襯着桃紅色系列的窗簾、床單、沙發套，使得整個屋子充滿了溫柔浪漫的情調和氣氛。）

（幕啓時，床頭櫃上一只收錄音機中正播放蔡琴唱的「最後一夜」。輕柔悅耳充滿感情的歌聲時高時低配合着劇中人的動作和情況。）

（當二人陶醉在愛情中時歌聲而增大；當二人講話時，歌聲而降低。）

（許幸枝仍穿着第一幕時的衣飾，以顯示時間的連貫。）

（王昭男西裝畢挺，非常紳士，雖然已是六十開外的人，但由於個人的修養，生活的富裕，不但不顯出老態，反而越顯得成熟、穩重、個儻。）

（歌聲——增強。）

（許幸枝緊緊地貼在王昭男胸前，二人正陶醉在舞步中享受他們的愛情。）

（歌聲——漸弱。）

枝：昭男——

男：嗯——

枝：你不是說要明天才回來的嗎？

男：我一個禮拜不見你，我快要瘋了！

（許幸枝幸福的轉笑，聲音輕柔嬌媚。）

枝：我也想你呀！

(王昭男在許幸枝耳際輕輕吻了一下。)

男：不騙我？

枝：當然，你不相信我？

男：相信，相信，我當然相信，所以我才趕快把事情辦完，趕回來看我的寶貝啊！

枝：哼！

男：你哼什麼？

枝：誰知道你有幾個寶貝呀！

男：天地良心，我當然只有你一個，你才是我的寶貝呀！

枝：哼！

男：又哼，不過說真的，我就喜歡看你哼，小眼睛一眨，小鼻子一縮，小嘴巴一翹，真是風情萬千，簡直是迷死人了！

(許幸枝嬌媚的更偎緊在王昭男的懷中。)

(歌聲——增強。)

(王昭男、許幸枝甜蜜幸福的陶醉在舞步中。)

(歌聲——減弱。)

男：這個月的支票送回去了嗎？

枝：送回去了。

男：你姐姐的病有沒有進步？

枝：醫生說穩定下來了。

男：要繼續給她治療，知不知道？

枝：知道，可是——

男：可是什麼？錢的事情你不要操心——

枝：你對我這麼好，我真不知道——

(王昭男吻許幸枝臉頰，二人仍在繼續擁舞。)

男：嗯，又來了，不許再說感激不感激的話了，嗯？

枝：我知道。

男：我只有跟你在一起，才享受到人生真正的快樂。

枝：可是我實在擔心——

男：耽心什麼？

枝：又被你太太找到了呢？

男：不會，你放心。小吳已經被我買通了，我每個月付給他兩倍的薪水，外加小費。

枝：你不覺得這樣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嗎？

男：只要能跟你在一起，什麼代價我都不在乎。

（歌聲停止。）

（王昭男許幸枝的舞步也停止。）

（許幸枝給王昭男倒來一杯洋酒，也給自己倒了一杯。）

（王昭男斜倚在床上。）

男：最近有沒有新的作品？

（許幸枝開心地。）

枝：有呀，給你看。

（許幸枝從衣櫃裡取出幾張字畫，一一展現給王昭男看。許幸枝也依在王昭男身上。）

（許幸枝拿起一張她寫的條幅。）

（王昭男就着燈光，略現吃力的唸道：）

男：「是誰多事種芭蕉？早也瀟瀟，晚也瀟瀟。是君心緒太無聊，種了芭蕉，又怨芭蕉！」

枝：你看怎麼樣？

男：很好。

枝：是這首詩好，還是我的字好？

男：當然是你的字好！

枝：滑頭。

（王昭男欲熱吻許幸枝。）

（許幸枝拿起另一張條幅。）

枝：你聽。這是吳敬恒作的一對對聯。我從老師家抄來的：「大學堂，小學堂，不大不小中學堂，學懶學惰，學成生人生鬼；東教習，西教習，不東不西華教習，教驕教傲，教出無父母君」。

（王昭男放聲大笑。）

男：真妙。

（許幸枝語重心長的。）

枝：想想看，我那兩個哥哥嫂嫂，虧了他們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可不是又驕又傲，又無父無君！

（王昭男深深地嘆了口氣，從床上站起來，在室內踱着方步，彷彿心事重重。）

男：咳！真是一點不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為什麼，生會有那麼多的不如意？

（許幸枝收拾起自己的字畫，俟近王昭男身邊，柔情又體貼地。）

枝：家裡有事嗎？

（王昭男沈吟不語。）

枝：家裡出了什麼事？

（王昭男牢騷滿腹。）

男：有的時候，我真不知道人活着到底是為什麼？

枝：當然是為了理想呀！

男：理想？理想又是什麼？

枝：我想是一種希望吧！

男：你的希望是什麼？

（許幸枝毫不猶疑地。）

枝：一個和樂幸福的家。

男：一個和樂幸福的家？

枝：你是不是覺得我平凡，太俗不可耐了。

男：不，這正是你不俗的地方，你知道理想和現實的區別，你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生活。其實，我何嘗不希望有

一個和樂幸福的家呢？

枝：我相信，如果你太太對你好一點的話，你今天就不會在我這裡了，是不是？

（王昭男心情沈重的。）

男：在我太太的眼裡，我只是一個賺錢的工具，我的生活毫無意義。

枝：我想再過幾年，等你的兒子女兒大學畢業了——

男：哼。

（王昭男冷笑了一聲，絕望而痛苦地。）

男：我早對他們死了心了。

枝：不要這樣講，我相信他們慢慢地會明白的。

男：哼！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

枝：他們不過是沒有吃過苦，沒有挨過餓，沒有受過凍罷了。比起我——

男：比起你來，他們不但幼稚而且無知；他們不知道生活是什麼倒也罷了，連最起碼的書本上的知識也貧乏得可憐——

（王昭男作沈吟狀。）

男：他們不但不知道什麼是「左派」、「右派」；也不知道什麼是「五四」和「中美斷交」；就連我告訴他們的「抗日」、「戡亂」的經驗，他們居然說我是在講連續劇。我越想越害怕，我越想越難過，他們的幼稚無知，就越顯出我的孤獨無助。你懂什麼叫做無力感嗎？

（許幸枝搖了搖頭。）

男：就是什麼事情都叫你無能為力，都叫你心餘力絀！他們怎麼能夠不相信我呢？那是我真實的生活經驗，那是中國的歷史呀！別人不相信我還無所謂，但是他們不應該不相信我，因為他們是我的兒子女兒呀！

枝：我們很多人都忘記了自己的歷史！

男：歷史是延續的，並不只是記憶過去，人類才能不斷的成長。

枝：咳！成長並不意味着更高的價值和秩序。

（許幸枝輕輕嘆了口氣。）

（二人陷於沈默中。）

男：幸枝，你會離開我嗎？

枝：不會。

男：永遠？

枝：永遠。

男：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你都不離開我？

枝：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不離開你。

男：我真怕，我真怕會失去你，如果沒有了你，我該怎麼辦？

枝：你想得太多了。

男：真的嗎？

枝：我們現在不是很好嗎？

男：可是我知道有一個年輕記者對你很好，你對他也不錯！

枝：他只是我的畫畫老師的兒子。

男：只是如此而已？

枝：只是如此而已。

男：說實在的，我有的時候也很矛盾。

枝：啊，為什麼？

男：我怕會失去你，但有的時候我又希望你能找到好的歸宿，你真的不愛他？

（許幸枝走到梳妝台前坐下，對鏡梳理自己的長髮，長髮披肩的許幸枝，又是一種風情。）

枝：如果我說我一點都不愛他，當然是騙你的。

男：那你承認你愛他了？

枝：我——

（莊憲宏悄悄上，一步一步逼近門邊，自言自語地。）

宏：果然不錯，原來你在玩弄我！

（許幸枝重新播放蔡琴的「最後一夜」。）

（許幸枝拉起王昭男。）

枝：再跳一支！

（歌聲——漸弱。）

枝：讓我們忘掉那些憂愁和煩惱吧！

（歌聲——漸強。）

（王昭男許幸枝沈醉的擁舞着。）

（莊憲宏妬恨交加欲衝入室內。）

（樓梯上傳來脚步声。）

（莊憲宏機警地閃入小門內。）

（小吳躡手躡足上，停在門邊。）

（李如雪怒氣沖沖地跟在小吳身後。）

（小吳對着李如雪，伸出左右大拇指向室內做了個手勢。）

（李如雪點點頭，從皮包裡取出幾張千元大鈔給小吳。）

（小吳收下錢，作點頭道謝狀，急下。）

（李如雪衝進了房裡，一把拉住王昭男的耳朵。）

雪：好呀——好一對野鴛鴦呀，看你往那裡跑？

(王昭男、許幸枝被這突如其來的事情嚇了一跳。)

男：阿雪——

雪：你還知道我是阿雪——

(王昭男打開了李如雪扯着自己耳朵的手，用力的搗着被扯痛的耳朵。)

(許幸枝即刻關掉音樂。)

(莊憲宏從小門內出來，回到門邊偷聽偷看。)

(李如雪伸手要打許幸枝。)

(王昭男護着許幸枝，挾在二人的中間，因此李如雪的拳打腳踢都實實在在的落在王昭男身上。)

(莊憲宏幸災樂禍的作助陣狀。)

宏：好，用力打，用力，用力。

(李如雪氣喘如牛的停了下來，摸摸自己剛做好的爆炸頭，拉平自己身上進口的華服，尖着嗓子，指着王昭男的鼻子破口大罵，一個字一個字，咬牙切齒的。)

雪：王昭男，你給我聽着，沒有老娘，你有今天嗎？你以為老娘拿錢給你買「賓士」就是給你去載這個爛貨，這個臭婊子的嗎？

(李如雪又跳上前去要打許幸枝。)

(莊憲宏衝了進去，大吼一聲。)

宏：住手。

(李如雪楞在原處。)

宏：夠了。

(李如雪看着莊憲宏，看看自己的丈夫，又怒從心上起。)

雪：好呀，我們的小美人，原來你是拿了老頭子的錢倒貼小白臉呀！

(許幸枝被羞辱，放聲痛哭。)

(莊憲宏伸手給了李如雪兩個巴掌。)

宏：請你的嘴巴放乾淨一點。

(李如雪作拼命狀。)

雪：你是誰？那來的小雜種敢管老娘的事情？

(莊憲宏逼視着李如雪。)

(李如雪害怕的一面護着自己的臉一面後退。)

(莊憲宏冷冷地。)

宏：我是她的未婚夫，你罵她爛貨，你不爛？你不爛怎麼會連自己的丈夫都管不住？

(李如雪已退到牆邊，無處可退，頑強的。)

雪：你想怎麼樣？

宏：我想怎麼樣，你說我想怎麼樣？

雪：我要告你——

宏：告我什麼？

雪：你們串演仙人跳。

(莊憲宏揚起手又給了李如雪兩個巴掌，)

(李如雪又痛又羞又急又怕的逃跑到另一邊去。)

(莊憲宏追打過去。)

宏：誰串演仙人跳？不乾不淨，有沒有一點教養？

(李如雪連忙告饒。)

雪：對不起，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說溜了嘴，請你不要生氣，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求你大人不

計小人過。

(莊憲宏指着門外，厲聲的對着李如雪。)

宏：滾！

(李如雪如獲大赦。)

雪：滾，滾，我馬上就滾！

(李如雪衣服不整的急下。)

(許幸枝小心翼翼地走近莊憲宏。)

枝：憲宏——

(莊憲宏不理許幸枝，逕衝到王昭男面前。)

宏：還有你，給我滾，你想讓我告你誘拐我的未婚妻嗎？

(王昭男一句話也不說，默默地下。)

(許幸枝怯怯的。)

枝：憲宏，謝謝你！

(莊憲宏冷漠的。)

宏：謝我，謝我什麼？難道你不恨我破壞了你們的好事？

（許幸枝着急的。）

枝：求你——

宏：求我什麼？我知道你一定會說我不了解你——

枝：你是不了解我。

宏：你有不得已的苦衷？

枝：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宏：哼！

（莊憲宇冷笑一聲，轉身欲下。）

（許幸枝拉着莊憲宏不放。）

枝：憲宏，你別走，你聽我說——

宏：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枝：你聽我解釋。

宏：你要解釋？事實擺在眼前，你以為我還是相信你嗎？

枝：我知道我不會原諒我，但是我還是要請你聽我解釋，我真的愛你——

宏：你在諷刺我？愛我？你的愛值幾個錢一斤？

枝：沒有，我沒有，你聽我說——

（莊憲宏冷酷的，以一種不屑，鄙視的表情，繞着許幸枝慢步的走了一圈。）

（許幸枝站在原地手足無措。）

（莊憲宏惡毒的，一句一句的數落着、責罵着。）

宏：難怪你跟我說「蒙娜麗莎」，原來你自己就是個又髒又賤的「蒙娜麗莎」——你把我當皮條客？瞧你這一身

的打扮，雖然不是十二分的高貴，倒也清爽大方；講起話來，詩詞歌賦倒也出口成章，對答如流——

（莊憲宏轉過身，昂起頭，刻毒的。）

宏：難怪人家說，現在的社會，良家婦女常常打扮得像妓女，而妓女又常常打扮得像良家婦女——

（許幸枝低頭哭了起來，忽然忍住淚，把頭一抬。）

枝：是的，我是下賤，我早跟你說過我配不上你，是你天天纏着我——

（莊憲宏不解地。）

宏：我纏着你？

枝：不是你求我嫁給你嗎？

宏：你為什麼要騙我？

枝：我騙了你什麼？

宏：你不肯嫁給我，原來你跟一個老頭子在一起。我問你，我那一點比不上這個老頭子，他只不過是比我多有幾個臭錢而已！

（許幸枝不甘受辱的，反唇相譏。）

枝：對，我是愛他的錢，可是你呢？你只不過比他年輕——

（許幸枝將莊憲宏拉到梳妝台鏡子前面。）

枝：你除了年輕還有什麼？

（莊憲宏伸起手要打許幸枝。）

（許幸枝雙手捉住他的手，倒在莊憲宏的懷中大哭，雙手用力的槌着莊憲宏的胸膛。）

枝：我恨你，我恨你——

（莊憲宏心平氣和的。）

宏：原諒我，我不該發這麼大的脾氣。

（許幸枝哽咽着。）

枝：是不對，我欺騙了你！

（莊憲宏掏出自己的手帕給許幸枝。）

宏：好，別哭了，你不是說要跟我解釋嗎？究竟是怎麼回事？

（許幸枝苦笑了一下，擦擦臉，將手帕還給莊憲宏。）

枝：你知不知道，你把我僅有的一點尊嚴都撕掉了。

宏：我不懂你的話。

枝：你會懂。我所以不肯嫁給你，就是要維護我的獨立自由。

宏：啊！我更糊塗了，真是天機不可測呀！

枝：因為我怕你了解了我的以後會瞧不起我。你還記得今天下午我跟你講過的話嗎？

宏：每一個字，每一句話我都記得。

（許幸枝作回憶狀，痛苦地，聲音低沈而緩慢。）

枝：你知道我對婚姻是多麼的絕望嗎？而你卻告訴我那是例外，是我以偏概全，只因為你自己生長在一個幸福的

家庭——

(莊憲宏沈默不語。)

(許幸枝繼續說下去，如泣如訴。)

枝：我所說的就是我自己的故事——

當我的父親追求我的母親的時候，他也說他會永遠愛她，他會給他快樂，給她幸福，就像你今天下午向我求婚時所說的一樣：天長地久，海誓山盟。我母親說他們生活習慣不同，他說他不在乎；我母親說他們生活方式不一樣，他說他能適應；我母親說他們的個性和嗜好也不同，他說他絕對尊重；我母親說她不喜歡男人抽煙，他說他可以改；我母親說她恨的就是好賭的人，他說他可以發誓，從今以後絕定不再賭。多偉大的愛情！你能不感動嗎？可是當他們結婚以後，他什麼都在乎，什麼都計較；我母親一開口，他說：「土包子」；我母親穿的衣服，他說「土包子」；我母親梳的頭髮，他說「土包子」；我母親做的飯菜，他說只有他母親做的飯菜才好吃，總而言之，我母親的一舉一動都成了我父親取笑嘲弄的把柄——

(許幸枝深深地嘆了口氣。)

枝：後來我父親交上了壞朋友，工作丟了，積蓄也光了，我們只好靠擺地攤維生。那幾年連環圖畫很流行，大街小巷到處都有出租連環圖畫的小店或小攤子，我母親也擺了個出租連環圖畫的小攤子，可是一個月下來，好看的幾十本連環圖畫都被順手牽羊帶跑了，剩下的也就破破爛爛了。我母親又改擺香煙攤。當然，你知道抽香煙的都是大人，不再是兒童，而且十之八九都是男人；而我父親卻愛面子，自己躲得遠遠的，到別人的店裡去看報紙，聊天，讓我母親去拋頭露面，每當有買香煙的人在我母親的攤子上多逗留幾分鐘，他必定興師問罪。兩個本來就水火不容的人，結果你可以想像得到——

(莊憲宏懷疑的。)

宏：你是說——

枝：他們離婚了。

宏：那這跟你和這個老頭子同居又有什麼關係？

(許幸枝氣憤的。)

枝：你以為我是天生的賤骨頭？

宏：你總不能否認，你是貪圖享受，自甘墮落吧！

枝：你完全錯了。

宏：我錯了？你以為我會相信你剛才那一段情文並茂、聲淚俱下的表演？

枝：你認為我是在表演？

宏：難道你不是在想騙取我的同情嗎？

枝：你懷疑？你是懷疑我？還是懷疑我所講的事？

宏：哼！那你是被家庭環境所逼？還是你要控訴是因為社會太黑暗了？

枝：我不敢說是社會太黑暗，至少王昭男向我證明了我們的社會還是個有溫情和人性；但是我確是為了家庭！

（莊憲宏嗤之以鼻。）

宏：哼，我就知道你會講這樣的話，太老套了。我的高貴漂亮的小姐，這已經是老掉牙的故事了。人家說，第一個將女人比做鮮花的是天才，第二個將女人比做鮮花的是傻瓜。你當我是白痴還是傻瓜？你能不能來點新鮮的？

枝：我知道，我現在講什麼你也不會相信！

宏：事實勝過雄辯！

（莊憲宏環顧室內一週，激動的繞室一週，伸手將室內每一樣家俱都拍打一遍，最後拿起了梳妝台上許幸枝和王昭男合照的一張照片，狠狠地摔在地下，還恨恨地踩了幾腳。）

宏：難道我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枝：當你戴了有色的眼鏡的時候，你是不能相信你的眼睛！

宏：你是說我對你有成見？

枝：不但有成見，還有偏見！

宏：好，那我問你，我們認識那麼久了，你為什麼一直不願我到你家去？不帶我去見你的母親？難道你的母親見不得人嗎？還是我這個窮小子不能討你母親歡心？

（許幸枝憤怒地。）

枝：不許你侮辱我的母親！

宏：那麼你有更好的解釋？

（許幸枝彷彿答非所問的。）

枝：你把我想像得太美、太好了、太理想了。我只是一个平凡中的平凡，一個有愛有恨，也有需要的普通的人。每當春來陽明山上百花盛開，我也希望有一個知心的人兒，陪伴着上山看花，享受那濃情蜜意，人比花嬌的溫馨，而不是只能躲躲藏藏做人家的外室，跟別人分享一個男人還要耽驚受怕；每當豔陽高照的夏日黃昏，我也希望能跟我的戀人，載浮載沈，相擁相携，在海水浴場，享受那海天一色的空靈奔放，而不是只能偷偷摸摸，跟一個星期才能見一次面的情人在這裡幽會——

宏：幽會？你總算講了實話。我想——你是一個最擅於利用你的原始本錢的女人。

（許幸枝苦笑了一下。）

枝：好，罵吧，你罵吧，還有什麼更刻毒的話你儘管罵出來吧！我已經不在乎了！

宏：你當然不在乎，因為你早就沒有心了！

枝：對，我的心早死了。

宏：你還沒有回答我，你為什麼不讓我去你家裡？

枝：你真的要去？

宏：真的要。

枝：不後悔？

宏：我有什麼好後悔？

枝：好，我今天就帶你去見我母親！

宏：真的？

枝：當然真的，不過——

宇：又不過——？

枝：當你不幸被人打了一鎗，又在你背後再補上一刀的，往往不是別人，而是你自己的親人！

幕落。

第三幕

時間：接第二幕。

地點：許家客廳

人物：許幸枝

莊憲宏

許寶玉簡稱玉

許昌龍簡稱龍

王美麗簡稱麗

許昌祥簡稱祥

林嘉音簡稱音

許母簡稱母

(許寶玉形體臃腫，臉無表情，行動也顯得遲緩，雖然已三十二歲，但舉止頗一個十一二歲的大孩子，穿着一條灰色的長褲，上面套了一件大紅色胸前綉了幾朵大花的毛線衣，腳上一雙塑膠拖鞋。不停的自願自的喝水，不停的自願自的吃東西，不停的自說自話般的在室內來回走動，嘴裡呢呢喃喃，但誰也聽不懂她在說什麼。雖然不是大吵大鬧，但一看而知是個精神病人。)

(許昌龍穿着一套藏青的西裝、白襯衫、大的花領帶，金錶、金戒子，進口的皮鞋，一臉的倨傲，身材中等，可算是一表人才。)

(王美麗，許昌龍的妻子，打扮時髦、虛榮是一個俗不可耐的人，穿着一套最新的迷你裙套裝。)

(許昌祥，雖然不及大哥有派頭，但一套鐵灰的西裝，穿在他又略為發福肚子微凸的身上，也頗能顯出他長袖善舞的商人本色。與大哥是面和心不和。)

(林嘉音，瘦瘦乾乾的身體，穿着一條大紅韻律褲，寬寬大大長近膝蓋的花上衣，因為她又瘦又黑，再帶上一付金邊眼鏡，給人一種精明厲害的感覺。與大嫂王美麗也是明爭暗鬥。)

(許母微胖的身材，高矮適中，穿着一件半新的深藍旗袍，雖然頭髮已呈花白，但儀態安祥大方，並不因為窮而失去志氣，反而給人一種堅毅不屈的感覺，不但是典型的中國婦女，更是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風範，是一個力挽狂瀾的家庭重心，但面容是有幾分憂戚落寞的。)

(幕啓時，許寶玉一個人在客廳，焦慮地在廳裡走來走去，(但行動遲緩並非急促)，一付手足無措之感，而且自說自話，室內不時傳來不太清楚的吵架聲。)

玉：怎麼辦？怎麼辦？

(乒乓一聲，內室傳來摔破茶杯聲。)

(許母和許昌龍、許昌祥相罵的聲音時高時低的傳到客廳來。)

玉：怎麼辦？怎麼辦？我如果高考及格了，嗯，不行，高考要大學畢業才能考——，我，我只有肄業——，我只能考普考——，對，我拿我的高中文憑去報名參加普考——

(許寶玉頗為得意的自己笑起來。)

玉：考文書組？嗯，不行，我又不曾辦公文？考事務組？也不好。考金融組，不行，我又不曾會計。咳！真麻煩。

(許寶玉作思索狀。)

玉：對，考兒童保育。再不，我還是去參加基層特考好了。去年前年我都只差兩分就錄取了呢！

(許寶玉又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急忙在客廳裡到處翻翻找找，找出幾張報紙來。)

(許寶玉翻查報紙廣告。)

玉：代用教員，國小代用教員？幼稚員老師，幼稚員老師？

（許幸枝和莊憲宏同上。）

枝：姐，你在幹嗎？

玉：沒有呀！

（許寶玉看看莊憲宏。）

玉：阿枝，他是誰呀？

宏：我是許幸枝的朋友，我叫莊憲宏。

（許寶玉好奇地。）

玉：你是她的男朋友呀，嘻嘻，好好玩啲！

枝：姐，媽呢？

玉：我不知道呀！

枝：媽不在家？

玉：在吵架。

枝：在吵架？跟誰吵架？

（許寶玉走到莊憲宏面前。）

玉：你有沒有參加過大學聯考？我考過三次吧！我第一次考乙組，第二次考丁組，第三次又考乙組。我的英文很好吧，我只喜歡英文，不過我的志願統統填滿了啊！我們老師說統統要填。榜上有名，學校才有面子，否則

校長會不高興吧！

枝：嘿，姐，我問你媽在跟誰吵架？

（許母怒冲冲的從裡面衝了出來，跟在後面的許昌龍、王美麗、許昌祥、林嘉音也都是面紅脖子粗，一付拼命的模樣。）

（許母重重的在餐桌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母：不公平，你們講話太不公平，我沒有盡到做母親的責任？你們拿我跟王美麗的母親，林嘉音的母親去比，你們是平頭的比還是平腳的比？你們是把我跟他們放在相同的基礎來比嗎？我問你們——

（許母非常激動的。）

王美麗的母親一個人帶了四個孩子，四個孩子都大學畢業了業，不但大學畢業了業，還出了國，就是我没有用；

林嘉音的母親更了不起，一個人帶大了七個孩子，就是我無能對不對？我問你們，現在王美麗在這裡，林嘉音也在這裡，王家是不是住了公家的房子，到今天他們房子還在住着，是不是還領了一份高薪？林家，不錯

（許母非常激動的。）

王美麗的母親一個人帶了四個孩子，四個孩子都大學畢業了業，不但大學畢業了業，還出了國，就是我没有用；

林嘉音的母親更了不起，一個人帶大了七個孩子，就是我無能對不對？我問你們，現在王美麗在這裡，林嘉音也在這裡，王家是不是住了公家的房子，到今天他們房子還在住着，是不是還領了一份高薪？林家，不錯

音也在這裡，王家是不是住了公家的房子，到今天他們房子還在住着，是不是還領了一份高薪？林家，不錯

，林嘉音的父親是死了，她母親是不是領了一付優厚的撫恤金？是不是？有沒有？你們說呀！那麼，你們呢？你們的父親呢？給你們留了什麼？一片瓦？還是一根紗？還是有一毛錢？還是給你們留了一隻討飯的碗？（許母在講話的時候，各人做着各種不同的表情和反應：許昌龍、許昌祥低頭不語；王美麗、林嘉音和幸災樂禍狀；莊憲宏在冷靜地觀察；許幸枝作憤慨狀，既不齒自己的哥嫂，又同情自己的母親；只有許寶玉彷彿一切都與她無關，仍然帶着僵硬的傻笑，在一邊走走去。）

龍：每次說起來，你就話說當年！

母：什麼叫做話說當年？你們不能見樹不見林，你們不能夠只看黑暗的一面。

龍：你應該叫她去工作呀！

母：我怎麼沒有叫她去找工作？她自己也不斷的在找工作呀。你走到那裡，人家第一句話就問她要大學文憑——

（許寶玉去倒了一杯冷開水，又在杯子裡加點熱水瓶的熱水，先自己喝了一口，又送給莊憲宏。）

玉：莊，莊——

宏：我叫莊憲宏。

玉：啊，莊憲宏，請喝水。

枝：姐，你喝過的水給客人喝？

玉：我看燙不燙呀？

（莊憲宏同情地，接過許寶玉手中的杯子，輕輕地喝了一口。）

宏：謝謝。

玉：你在上班嗎？

宏：是。

玉：你在什麼公司上班？

枝：也是貿易公司。

玉：也是出口部嗎？

宏：是。

玉：還是進口部？

宏：進口部。

玉：你們公司裡會不會派系很複雜？我——

（林嘉音不懷好意地。）

音：姐，你看媽氣得那樣，你不去倒杯水給媽喝！

玉：啊！

（許寶玉去倒了杯水給許母。）

（許母喝了一口，放下杯子。）

（許寶玉又想起來去倒了一杯水給許昌龍。）

玉：阿龍，喝點水，不要跟媽媽生氣——

（許母掉過頭去擦眼淚。）

（許幸枝也背過大家偷偷擦眼睛。）

（莊憲宏同情的握了握許幸枝的手。）

（許寶玉兩眼盯着許昌龍。）

玉：媽血壓高，心臟也不好！

龍：我不喝，你自己喝。

音：姐，你忘了大哥從來不喝開水的？

玉：啊，那你要喝汽水？

音：大哥也不喝汽水。

玉：那要喝什麼？

音：大哥要喝「麥斯威爾」。

（王美麗恨恨地瞪了林嘉音一眼。）

（林嘉音裝着沒有看見。）

玉：麥——斯——威——爾——，啊，我知道了，是那個孫越——

（王美麗不悅地。）

麗：你攪什麼局？

（林嘉音也提高了喉嚨。）

音：誰攪局了？

（許母平靜地。）

母：寶玉，已經晚了，你該吃藥了。

（莊憲宏問許幸枝。）

宏：她還在吃藥？

枝：每天都要吃。

宏：要吃多久？

枝：可能要吃一輩子。

（許母將自己杯裡的水移動一下。）

（許寶玉自己從櫃子裡取來藥片，就着許母面前的水將藥吞下。）

母：吃過藥了，你去睡覺吧！

玉：好，我不要睡覺啦！才十點嗎！

母：已經夠晚了。

（許寶玉依依不捨的下。）

麗：你明明在攪局，你還要賴？

音：哼，誰攪局心裡有數。

（王美麗着急狀。）

麗：說吧，今天當着大家的面把話說清楚。

音：說就說，我還怕你不成？

麗：難道我又怕你？

音：當然你不怕我，剛才跟媽哭家，誰不知道大哥正計劃要換車。

母：你要換什麼車？

（王美麗連忙打圓場似的。）

麗：媽：是這樣啦，阿龍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又常常跑機場，跑觀光大飯店、夜總會什麼的，他想把那輛「喜美

」換一輛「BMW」。

母：「喜美」有什麼不好？

麗：太舊了，老爺車開在路上多危險呀！

母：那為什麼不買「裕隆」呢？

龍：你當我開計程車呀！

（林嘉音又火上加油的。）

音：媽，你知不知道，現在外面最吃香的就是讀「企業管理」的，如果有一個什麼企業管理碩士學位，那就自

然然比人家高了一等。走到那裡，那些公司行號的大老板都要向你九十度鞠躬，如果有一個博士的招牌，那就更東征西討，無往不利了。可惜呀——

（林嘉音故意嘆了口氣。）

音：可惜大哥什麼都沒有，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母：什麼叫退而求其次？

（許昌祥拉了一把林嘉音的衣袖。）

祥：你少講兩句行不行？

音：我講話的權利和自由都沒有？我偏要講！

母：讓她講！

（林嘉音刻薄的。）

音：那就只好買輛名牌的汽車呀，車子裡面再放一本天下雜誌呀。

麗：啊！你說我們，那你自己呢？

音：我怎麼樣？

麗：你們不是才換了全套的歐洲家電嗎？我們的電視不過二十三吋，你們的卻是二十六吋哩！

音：哼！

（王美麗轉頭對着許母。）

麗：我認為媽太不公平了。不錯，阿龍是你的兒子，但是你並不是只有這一個兒子呀！

（許昌祥也不高興起來。）

祥：大嫂的意思是我們沒有拿錢回家了？

麗：你拿了多少？恐怕還不夠你付一次「珍芳達減肥體操」吧！

祥：那麼大哥又拿了多少？

母：好了，別吵了，你們還有沒有一點手足之情！在自己家裡鬥來鬥去，成什麼體統？

（林嘉音冷冷地。）

音：哼！這是跟你學的呀！

母：跟我學的？

音：可不是，上行下效呀！

（許幸枝咬咬牙。）

枝：我要忍耐不住了。

（莊憲宏勸阻她。）

宏：忍耐，忍耐。

（林嘉音對許幸枝、莊憲宏掃了一眼。）

音：大嫂，聽見了吧，有人忍耐不住了！

麗：你說誰？你說小妹呀，人家可是坐「賓士」的啊！

音：不過，人家有本事呀，有冤大頭孝敬呀！

（許母用力的拍了一下桌子。）

母：你們為什麼又扯到小妹去了？

音：媽，手是肉，手背也是肉呀，難怪大嫂說你不公平！

龍：大姐和小妹是你的孩子，難道我們就不是嗎？

母：現在這個家不是全靠小妹嗎？她的犧牲還不夠嗎？

祥：媽，這是你說的，這個家全靠小妹，以後我們就不管了？

母：難道你們不是這家裡的一份子嗎？

祥：那你說，你到底要我們怎樣？我們也承認小妹為了你，犧牲是太大了。

母：怎麼又是為了我？

祥：大姐生病了，難道照顧大姐不是你做母親應盡的責任嗎？

音：對呀，你不能為了她一個人，叫我們都賠進去呀！

祥：對呀！你有沒有算算看，你一個月到底要用多少錢？你也要替我們想想看——，我們的房子每個月要繳貸款

；孩子，大的要上幼稚園，小的要請保姆；還有家裡的冷氣、電視、冰箱也都是分期付款——

母：你們有了二十吋的電視要換二十三吋的；有了二十三吋的要換二十六吋的。你們看，我們這個是什麼？十六

吋的，黑白的，還是三千六向人家買的舊貨——

（王美麗立刻接下去。）

麗：沒有錢，連舊貨他不應該買，三千元也是錢哩！

音：就是呀！飯都快沒有得吃了，還買電視做衣服。

母：誰做衣服？

音：剛才在裡面你不是說要給大姐買衣服嗎？

母：她發病的時候，把衣服都剪掉了，現在天氣變冷了，難道凍死她嗎？

祥：她會剪，就叫她不要穿！

母：她有病呀！

龍：可是你沒病呀！

麗：這簡直是個無底洞嘛！

母：你們說我用錢太多了，我問你們，今年這一年我們搬了三次家，要不要錢？這是不是額外的開支？搬這三次家，你們是幫了錢忙？還是幫了人忙？鄰居都說，怎不叫你的兒子媳婦來幫忙。我能說什麼？我只好回答人家說因為你們忙，要上班。

麗：誰叫你要亂七八糟亂買，買了那麼多東西！

母：這些東西不都是二三十年累積下來的嗎？是現在買的嗎？

龍：那你今天打電話找我們來，又要多少錢？

母：這裡的押租還沒付！

龍：多少？

母：兩萬！

龍：你現在窮得連兩萬元也沒有？

母：就算這是最後一次好了。

龍：最後一次？這可是你講的啊，你能不能寫個保證書給我？

母：什麼保證書？

龍：保證這是最後一次啊！

（許幸枝怒極的衝向許昌龍身邊，莊憲宏跟過去。）

枝：大哥，你太使人失望，太使人傷心了，你怎麼可以跟媽這樣講話？

（許幸枝痛心疾首地。）

枝：還有你，二哥，你們太不可理喻了，你們怎麼可以這樣跟媽講話，你們要媽給你寫保證書，簡直是豈有此理

，你們在幹嗎？你們是回來清算鬥爭嗎？你們要保證書，是不是？可以，請你們寫個樣子，也好留給將來你

們的兒子女兒作範本呀——

（許昌龍怒不可遏的給了許幸枝一個巴掌。）

龍：你是什麼東西？你夠資格教訓我？

（許幸枝搗住被打痛的臉。）

枝：你打我也要講——，你們要逼大姐去做工，當店員，我請問你們，她現在這樣糊里糊塗，她能做什麼？誰

來替她做保？如果她出了事，丟了東西，你們替她賠，你們替她負責任嗎？

（許昌龍伸手又是一個巴掌。）

龍：你憑什麼教訓我，你不過是我們家在馬路上檢來的一個爛貨——

（許母衝上前給了許昌龍一個巴掌。）

母：該死，你講的什麼混帳話？

（眾人看許母大怒，一時都楞在原地。）

母：你口口聲聲說我話說從頭，人不應該忘本。應該從過去的恥辱和痛苦中得到教訓。你忘了那年家裡沒有錢付房租，而你卻把兩三萬元去全部借給人家，你忘了嗎？那年冬天你們棉被都沒有，我去跟你的大伯借三千元，結果還被你爸爸在半路上騙去還賭債了，還有你——

（許母轉身面對許昌祥。）

母：那年過年，你跟朋友去圓環喝酒，喝得胃出血，喝得十二指腸潰瘍，在「三總」住院，我跟小妹是怎麼樣照顧你？

（許母又轉過身來面對許昌龍。）

母：你還記不記得？你那年跟我嘔氣，你在寫給小妹的信上說：「我不回永吉路，我也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啊，你沒有地方可去的時候，你就要家。好了，現在你行了，你有辦法了，你不需要這個家了，是不是？

（許寶玉穿着睡衣從裡面出來，由於她服過藥，因此步態略呈蹣跚。）

玉：大哥、二哥，你們不要吵了嘛！不要跟媽媽生氣嘛！媽媽血壓高，心臟也不好！我明天就去找工作，一定——

枝：姐——

（許幸枝抱緊許寶玉痛哭失聲。）

（許昌龍、王美麗；許昌祥、林嘉音兩對夫妻觸景生情，也各自低頭相對低泣。）

（莊憲宏走向台前，面對觀眾，微仰著頭。）

宏：我現在總算明白了，人與人之間最大的悲劇，不是貧窮，不是疾病，不是戰爭，不是原子彈，而是傲慢、無知、偏見。

（許幸枝激動的投入莊憲宏懷中。）

枝：憲宏——

（莊憲宏抱着許幸枝，輕輕地。）

宏：你肯嫁給我嗎？

（許幸枝抬起頭破涕為笑。）

枝：你還要我嗎？

（莊憲宏用力將許幸枝擁入懷中。）

幕落劇終。